#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四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二百六十八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四十　　宋　衛湜　撰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鄭氏曰亂謂賢否不別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進難者

為主人之擇已也退速者為君子之倦也三違違猶去也利祿言為貪祿留也臣以道去君至於三而不遂去是貪祿必以其強與君要也慎始而敬終輕交易絶君子所恥不可使為亂此亂謂違廢事君之禮藍田呂氏曰所謂位有序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之謂也所謂亂者則賢不肖倒置之謂也君子之事君要之君信於我而已信我之賢可以為師非學焉而後臣之則不進也信我之賢可以執國政雖待以

季孟之間亦不進也此所以進之難也孔子之仕魯燔肉一不至則不税冕而行靈公問陳則明日遂行此所以退之之易也蓋君子之仕將以道正君而已枉己未有能直人者也人人知自貴於己違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之義則賢不肖之分不可亂也相見之禮主人迎賓三揖至於階三讓其退也一辭而出主人拜送賓去不顧蓋相見者見之於主人盡敬之後辭之於主人未懈之先若主人之敬未至而強進主

人之意已懈而不辭則賓主人之分亂矣可仕可已可見可辭進退之義一也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君吾弗信也古者四十始仕道合則從不合則去蓋以道事其君者道既不合舍而去之君無留行之命禮貌已衰義不可猶居其國苟至三違而不出竟則懷祿要君無所逃罪昔孔子去魯遲遲其行以去父母之國有所不忍而已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冀王悔而反之以安天下之民而已

然卒皆出竟以去君子之義可知矣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要君之心無大於此所以皆得罪於孔子也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故輕交易絶君子恥之若夫以道去其君豈君子之心哉不得已也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貴賤貧富生殺君之所操以御臣之具者也雖有是具以御臣然所以御之者禮也理義人心之所同然天所以命於人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所以保乎天下國家也故臣之事君無所逃乎天地之間東西南北唯命之從及違於理義則臣得以爭於君匹夫不可奪其志故君以我為賢則可處之以富貴以我為不肖則可處之以貧賤以我為無罪則可生以我為有罪則可殺六者莫不唯君所命其不可奪者吾之理義而已孟子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齊侯田以旌招虞人不至將殺之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故凡違乎理義者皆亂也

延平周氏曰其進也以禮故難其退也以義故易進也不以禮故易退也不以義故難難進而易退則位之所以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位之所以亂而無序故君子三揖而進若甚難一辭而退若甚易者蓋遠其亂於賔主之間況君臣之間可不遠其亂也哉進以禮所以慎始退以義所以敬終

馬氏曰進人所欲也而難進退人所不欲也而易退蓋其就於利者緩而遠於利者速則其志在於義而

不在於利如此則貴賤履位賢不肖襲情故位有序故君子交接之際進必三揖退止一辭皆所以遠亂也君臣以義合而未嘗無相愛之仁以義合至於三諫則去有相愛之仁則雖去而未必出竟君與之環則還與之玦則去若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是也然此特始去之禮如此至於三違而且不出竟則其志在於利祿以強要於君也在物者有命在巳者有義富貴貧賤生殺此物也而不可使為亂則在巳在

物者有命故可貴可賤可生可殺在已者有義是故不可使為亂也

山陰陸氏曰易進而難退則亂之階由此始也

嚴陵方氏曰其進不難則苟合以貪其位而位之在吾上者或有所越其退不易則患失以固其位而位之在吾下者或有所妨若是則其位無序矣有序則治無序則亂君子於賓主相見之際揖必至於三而後進辭止於一而遂退則難進之義蓋可見矣況於

事君乎推是心則固足以遠亂矣三違而不出竟内
實利之而外強違之非要君而何翔而後集所以愼
始不為苟去所以敬終
石林葉氏曰迎之致敬以有禮則難進禮貌衰則去
之故易退進以禮退以義不失其先後故位有序反
此則容悅者也以容為悅則必至於亂古人於賔主
之間猶患之況君臣之際乎諌君有至於三而去君
無至三而不出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者師賔

之位也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鄭氏曰履猶行也君使其臣謂使之聘問師役之屬也慎慮而從之者此巳志也欲其必有成也否謂非巳志也孰慮而從之又計於巳利害也終事而退非巳志者事成則去也不事王侯言臣致仕而去不復

事君也君猶高尚其所爲之事言尊大其成功也

孔氏曰在軍旅之中不辟危亡之難在朝廷之中不辭卑賤之所得志謂君使當已之才也終事謂事畢也既本非已才事竟即辭而退也得志及不得志並從而無違是臣行之篤厚也引易蠱卦上九爻辭以證終事而退臣之厚也

藍田吕氏曰此章重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之義蓋事君者不仕則已仕則卑賤有所不

辭詩云碩人俁俁公庭萬舞事君者不受命則已受之則患難有所不辭詩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如弓人恥為弓矢人恥為矢名之不可言言之不可行矣其所以事君之義亂於名實者也此篇言亂者有三易進而難退則亂也者亂於賢不肖者也不可使為亂者亂於理義者也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者亂於名實者也亂者如絲之不治無緒以正之之謂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亂也又曰好勇疾貧亂也仁者愛人然而疾不仁者以不仁之賊吾愛也苟能遠之使不能賊吾愛可矣至于疾之已甚則反失吾愛是亂於為仁者也所貴乎勇者見義必為而已不施之於義而施之於疾貧則利欲無厭是亂於勇者也是皆不治而無緒者也君使其臣臣受其命得志者則合所使之臣素志也否者不合其素志也臣受君命雖有所合不敢以得志而自滿故慎慮而從之乃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

也有所不合又非所宜辭亦不敢怨於不得志而不事事故孰慮而從之要之不辱君命盡其義而無悔而已仕而不事事則不恭不得志而不去則懐懐與不恭皆君子所不由故不得志者雖孰慮以從事卒事則致為臣而去則所以自免而不累于上故曰臣之厚也蠱之上九之辭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蠱者有事之時自六五而下皆以斡蠱能不能為得失至于上九事之終且無位也有似乎仕焉而已者故曰

不事王侯唯不事王侯乃可以高尚其事不見役于人若委質而仕反欲高尚其事而不事事則曠官尸利無所逃罪矣故此章取以為證焉

山陰陸氏曰不辭賤猶曰不讓勞也此事君者之事也故曰子思臣也微也使子思居衛而為曾子之事是亂也亂亦亂之階終事而退是厚也非正也即正有去而已

嚴陵方氏曰愼慮則從其事而無所輕孰慮則從其

事而有所習終事而退則不居成功故也

馬氏曰貴與生者人所欲也君使其臣於所欲之地則必慎慮以從之賤與死者人所惡也君使其臣於不欲之地亦必孰慮以從之

延平周氏曰幽之使我有是者天也明之使我有是者君也苟其使我得志則慎慮而從之者慎慮其所以行道者也苟其使我不得志則亦孰慮而從之者孰慮其所以守道者也功成身退者天之道故曰終

事而退臣之厚也

石林葉氏曰位軍旅則以勇故不辟難位朝廷則以仁故不辭賤處其位而辟難辭賤則事不治而亂何有於仁勇於事君有得志而與否者命也慮而後從者義也得志而孰慮所以畏命故其寵若驚不得志而孰慮所以全義故其辱若驚

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

之無良我以爲君

鄭氏曰唯當爲雖言皆有所受不敢專也臣受順則行順受逆則行逆如其所受於君則爲君不易矣姜姜賁賁爭鬬惡貌良善也

孔氏曰此明臣事君不敢專輒君之出命不可不慎所引詩鄘風鶉之賁賁刺宣姜之詩

横渠張氏曰命於天者不可不順若國君則不然君能順上則臣亦順上君命逆上則臣亦逆君

藍田吕氏曰此章重述事君不可使為亂之義也天道無私莫非理義君所以代天而治者推天之理義以治斯人而已故曰天秩有典天叙有禮天命有德天討有罪莫非天也臣之受命於君者命合乎理義為順天命不合則為逆天命君之命出乎理義則為臣者將不令而從君之命不出於理義則為臣者雖令不從矣此所以有逆命順命之異然後知其不可使為亂也人之無良我以為君此詩刺衛君無徳國

人恥以為君葢言君逆天命則臣子亦逆君之命

嚴陵方氏曰天子者天之所子故雖天子受命于天士以事人為事故受命于君由士以上皆受命于君此止以士言者葢降於士則有府史胥徒之屬皆其官長所自辟除其卑不能上達故不得受命于君也然則受命于君者其卑止于士而已

清江劉氏曰註者曰唯當作雖非也此言天子之命在天士之命在君非天命不為天子非君命不為士

也皆有制之巳

山陰陸氏曰唯讀如字天子受命于天猶士受命于君所謂士死制是也臣謂大夫以上唯不受命于君故有逆順如此

馬氏曰天之命於君者豈諄諄然命之乎使之居天位食天祿治天職牧天民葢所謂命也故由其道而順天則謂之順命不由其道而逆天則謂之逆命雖然上者下之儀而臣之逆順亦視其君之所為而已

石林葉氏曰君與天皆出命者也君之於天命既順則臣之於君命亦順也君之於天命既逆則臣之於君命亦逆也葢有治君則有賢臣有亂君則有佞臣取人以身之道也唯其逆順者自人為之故言君臣而不言天君莫尊於天子臣莫卑於士故言天子而止士

廬陵胡氏曰臣有順命有言遜於汝志也必求諸非道臣有逆命有言逆於汝志也必求諸道先儒謂逆

命為行逆非也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鄭氏曰不問其所費以下皆辟有其言而無其實水

相得合而已酒醴相得則敗淡無酸酢少味也接或為交盜賊也孔甚也餤進也

孔氏曰此明君子之行不可虛用其辭不以辭盡人言不得以言辭之善謂行亦盡善也有道之世則所行美好似樹幹之外更有枝葉無道之世人不誠實但言辭虛美所引詩巧言刺幽王之詩證小人甘以壞

横渠張氏曰有道是有實也有實則行有文章也無

實則言有文章也行有文章則莫非實是也言尚浮華則唯虛辭相譽而已無其實也故君子問寒則衣之稱美則爵之今言無有實其求益與夫相親相依之言皆相奉而已故仲尼欲無言直欲務實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至如近世之語功實者猶徒具文而已亦不以實求也有道則行得伸無道則辭得伸辭行天下之辭行也有道無道亦天下之有道無道也辭則伸也以天下無道明無以考其實所以浮辭

得仲蓋莫能窮辯之也君子不以辭盡人盡極也取也

藍田呂氏曰君子不以辭盡人不敢輕信於人也不以口譽人不以色親人不為口惠所以重信於已也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又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又曰有言者不必有德皆不以辭盡人之義也枝葉者幹之文也天下有道則人致文於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乃行之文也故曰行有枝葉天下

無道則人致文於辭詩云巧言如簧顔之厚矣乃辭之文也既曰辭有枝葉則有言而無其實問所費於喪者而不能賻問所欲於病者而不能饋問所舍於客而不能館則其言也不出於誠心君子恥之故與其不能惠而問之不如不問之愈也君子之接人也以信而不以苟說人故如水淡而可久於此三者不能惠則不問此交之所以全而無後怨故曰淡以成小人之接人也苟說而不以信故如醴之甘而不可

久於斯三者能問而不能惠取說於頃刻而不顧其後此交之所以難保故曰甘以壊故凡言之甘而不出乎誠心者必將有以盜諸人傳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甘言入則受其盜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延平周氏曰孔子曰予不試故藝而孟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蓋君子之道重其本而輕其末也辭命者乃道之末也豈道之末而能盡人之賢否哉

嚴陵方氏曰天下有道則君子之道發之於行事此

行所以有枝葉天下無道則君子之道載之空言此辭所以有枝葉則其所以有言者豈得已哉宜其不以是而盡人也莊子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絶蓋成則相親壊則相絶其説正於此合然莊子言交此言接何也交言其情接言其迹

馬氏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者有德者必有言也天下無道而辭有枝葉者有言者不必有德也

石林葉氏曰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顔淵善言德行孔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孔子不能辭命則能之者固德行而已唯其能於德行故盡人不以辭君子以道義交故其淡如水小人以勢利交故其甘如醴水淡而散於五味之合則無不調故曰淡以成醴而至於沈湎則敗德故曰甘以壞

馬氏曰聖人之敎則欲其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觀人則必觀其言而察其行故寧至於行有枝葉而無寧

為枝葉之辭寧為君子之淡以成無為小人如醴之甘寧有已怨而毋至於有諾責故言行相副聖人蓋深取之而言浮於行聖人必察其中也

講義曰上取人以道德而不以文辭則下進用者道有本根而行有枝葉矣上取人以文辭而不以道德則下之進用者道無本根而辭有枝葉矣譬之草木有本根然後有枝葉為上之道可不謹乎君子之接如水雖無味而可久小人之接如醴雖有味而易變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鄭氏曰譽繩也問人之寒以下皆為有言不可以無

實於我歸説欲歸其所説忠信之人也口惠而實不至謂善言而無信人所惡也已怨已謂不許也言諾而不與其怨大於不許言笑晏晏至亦已焉哉皆相與爲昏禮而不終也言始合會言笑和説要誓甚信今不思其本恩之反覆反覆之不思亦已焉哉無如此人何怨之深也辭欲巧巧謂順而説也

孔氏曰繩以量度於物凡口譽於人亦須量之於心故以譽爲繩莊十四年左傳蔡侯繩息嬀杜註云繩

譽也是緇譽通訓引詩曹風蜉蝣刺曹君之詩國將滅亡賢臣心憂我身何所歸舍說舍也此引詩斷章證疾虛言義不與詩相當也諾謂許人物責謂許而不與被責也引詩衛風氓之篇證許而不與被人所怨也不以色親人謂不以虛偽善色詐親於人也情疏貌親外內乖異心不慤實恒畏於人如細人姦盜也言辭欲和順美巧不違於理與巧言令色者異也

藍田呂氏曰晉平公之於亥唐入云則入坐云則坐

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不敢不飽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弗與治天職弗與食天祿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蓋君子力可以周人之窮則不徒問其飢寒而必有以衣食之勢可以進賢則不徒譽而已必有以爵祿之徒問徒譽而無實以繼之則誠心不存已則不誠而責人之誠難矣故曰君子不以口譽人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此

詩刺曹君不脩政事好絜其衣服飾其外而無實民將去之求其所當歸者如口譽無實不可使民信也問人之飢寒而不衣食之特問之無誠而已至於口惠而實不至則害信之大者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危國亡家之本此怨之所以及其身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有求而已之始雖咈人之意而終不害乎信故其怨小諾人而不踐其言雖不咈人意而終害乎信故其責大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

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此詩刺夫婦失道中絶無信婦怨之辭也故取以證之穿窬之盜欺人之不見以為不義而已色親人者巧言令色足恭無誠心以將之情疏貌親主於為利亦欺人不見君子恥之故不為也故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孔子曰色厲而内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孟子曰不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是皆穿窬之類二者亦欺人之不見以

為不義故所以為穿窬也禦人國門之外盜也穿窬亦盜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小人而無忌憚不義也色厲而内荏以言不言餂人亦不義也盜與不義小大雖殊其為盜與不義則一也此章言其言欲信而已事君接人其義一也又欲言之順而說故曰情欲信辭欲巧以結之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葢事於顔色者誠有所不足故鮮矣仁然為辭令亦君子之所務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使於四方不能專

對雖多亦奚以為非惡言之巧也巧言之害仁者爾
嚴陵方氏曰不以口譽人則言之所與必發於心不
止於外貌故民化之而作忠若問人之寒則衣之之
類皆非口譽之事也口譽者內外之不相應也口惠
者始終之不相副也君子之親人也以德故曰不以
色親人貌雖親而情實疏則恐人之見其情也又何
異穿窬之盜也穿窬者穿垣墉而為之盜也君子情
非苟動也將以有所示辭非苟出也將以有所治內

有情之信而外有辭之巧又何害其為仁乎此所以先言情欲信而後乃言辭欲巧也

馬氏曰君子之譽人不以口而身必致之也不以身致之則是顯譽於人陰弃其身而民亦趨於偽矣君子不以色親人者以其有相愛之情出於中愉色婉容見於外蓋真積於内然後誠動於外故君子不以色親人而處情之不信也匿怨而友其人者君子所恥也

山陰陸氏曰詩言君將無所依唯於我歸處而已是非以口繩君相也於我歸處猶之可也於我歸息甚矣於我歸說則又甚矣在小人則穿窬之盜所謂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石林葉氏曰口惠而不以實應則為誣唯君子反此然而稱人之美則爵之此在上者之事也在下而無與共天位治天職則稱人之美固不為誣也色在外君子不以親人親人者情也小人則情疏矣其親人

也以貌非特色而已矣此其譬則穿窬之盜也歟避人之知也君子不以色親人求所以信其情也乃若巧辭則孔子嘗曰鮮矣仁不曰不仁而曰鮮者是君子有時而用之

延平周氏曰於内則情欲信於外則辭欲巧者君子之道也苟止於辭欲巧豈君子乎

講義曰情必欲其信如真喜未笑而和真怒未發而威真悲未泣而哀所謂信也此所以篤實乎其内辭

必欲其巧如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皆以其背違正理而各得一偏尚得為巧乎譬之大匠必合規矩以為方圓然後得謂之巧也此所謂輝光乎外也

金華應氏曰情之所藴必隱惻而盡其情辭之所發必委曲而中其節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

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

鄭氏曰神明謂羣神也無非卜筮之用言動任卜筮也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襲因也大事有時日有事於大神有常時常日也有事於小神無常時常日臨有事筮之剛日柔日順陰陽也陽為外陰為內事之外內别乎四郊

孔氏曰此至篇末總明卜筮之事鄭註冬夏至正月

及四時者冬至謂祭圜丘夏至謂祭方澤正月謂祭感生帝及四時迎氣用四時吉日也知皆卜者案大宰云祀五帝帥執事而卜日鄭註五帝謂四郊及明堂是四郊有卜也大宰又云祀大神祭大示亦如之大神則冬至祭圜丘大示則夏至祭方澤案公羊穀梁傳云卜三正則知天子郊用夏正亦卜之也周禮祭宗廟亦卜日云不違者唯日與牲尸者案僖三十一年左傳云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是卜牲日也

特牲少牢云大夫士筮尸則天子諸侯有卜筮也卜筮不相襲言大事則卜小事則筮不相因襲此與曲禮文同而註異大事有時日而用卜者示不敢專

崔氏曰凡求告之道不過三若一而吉則不更啟若初不吉則二不至於三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明初筮者不復至三也若大事卜筮兼用卜筮各一用之乃成為一故尚書云三龜一襲吉則知三龜三筮各一用之乃成為一也故尚書有龜從筮逆龜

逆筮從之義皆據一用而言也然一用之時若龜筮
卿士庶人之中所逆者少亦得為初吉若所逆者多
則為初凶若初吉多則更卜若初凶多則亦卜至三
所以爾則以初筮告吉凶皆非吉凶之故是以至三
也所言三者皆謂三度用之非一度用三王之龜筮
始為三也至中小之祭求吉凶之理亦復如之卜筮
各用者不得為襲中事兼卜則謂之相襲故表記云
卜筮不相襲然則於事得兼用者以再三為襲不得

兼用者則無以為襲故也

何氏曰外事以剛日而郊用辛内事以柔日而社用甲有以見郊社至重不可以内外常理拘之宗廟之祭據春秋而言則桓八年以己卯烝夏五月以丁丑烝十四年秋八月以乙亥嘗閔二年夏五月以乙酉吉禘于莊公文二年八月以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昭十五年二月以癸酉有事于武宫是俱用柔日如繹日明日又祭既正祭用柔自然繹日必剛矣

橫渠張氏曰不犯月日謂不使祭日相見犯若一時有兩祭則必相回互使之不相妨

藍田吕氏曰此章言事天事君至敬而不敢褻故有卜筮因言卜筮之用禮者敬而已矣明則敬於人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敬人之事也幽則敬於鬼神内盡志外盡物凡祭祀之禮卜筮之用皆敬鬼神之事也蓋卜用龜筮用筴龜則灼之而視其兆筴則揲之而視其卦凡求於人情所不能測人力所不能為者是

乃所以求之於神明也郊所以祀上帝卜日而用之不敢必其期也卜牲而養之不敢必其物也其敬如是是乃所以不敢以私褻事之也日月者如冬日至圜丘以祀天神夏日至方澤以事地祇四時迎氣用四丘此皆素有定日不用卜至於它祭祀之當卜日者不可犯此素定之日也它祭祀之卜日既不犯此素定之日然所卜之日既卜之吉則不可違故曰不犯日月不違卜筮違之犯之皆不敬也記曰大饗不

問卜此謂日月之素定者如冬夏之日至之類他則皆卜如啓蟄而郊郊用辛之類故大宰祀五帝帥執事而卜日遂戒而不言昊天上帝蓋可知矣既稱上帝于郊又曰唯聖人為能饗帝則祀天亦可稱饗均祀天地也冬至之日至為大故曰大饗饗之之敬因天時陰陽之至而不問卜所敬異於他饗也先儒謂大饗者祀五帝于明堂以月令有季秋大饗之文乃曰莫適卜也以總饗五帝不知主何日而卜之故不

卜然不知季秋之饗既有素定之日如冬夏日至又
不問卜當以何日爲可若以人謀而用之乃以私褻
事上帝不敬莫大焉其說固不可行矣卜筮不相襲
者此主於祭祀而言有卜則不筮有筮則不卜蓋大
事用卜小事用筮而已在他事則卜筮兼用之洪範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
筮於心也士也庶民也龜也筮也參其從逆而占之
筮人云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春秋傳僖公二十五

年晉卜納襄王得黄帝戰于阪泉之兆又筮之得大有之睽哀九年晉卜伐宋亦卜而後筮則兼用亦明矣大事有時日者時如啓蟄而郊及四時宗廟之祭之類日如郊用辛社用甲之類有是時日以上中下三旬而卜之小事無時日有筮者若非時有所告及祈禱之類皆無定日必筮而用之也外事用剛日内事用柔日不違龜筮鄭氏謂事之内外别乎四郊蓋以郊外事也反用辛社内事也反用甲故謂郊在四

郊之内埛内事故用柔日之辛四郊之外乃為外事故甲午祠兵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然考是說社乃内事而反用甲說亦未可行蓋所謂内事外事分别剛柔汎言衆事爾如郊用辛社用甲自别有義難以剛柔取類也又言不違龜筮者前所謂大事小事及後所謂内事外事皆不可違卜筮故重言之

嚴陵方氏曰天地之神明者天之神地之明也莊子曰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然郊特牲言郊明天道社

神地道者蓋以天之神故有郊以明之以地之明故有社以神之也且卜筮所以事天地事天地者莫大乎郊社故必以神明為言自八卦畫於伏羲土兆起於顓帝瓦兆起於堯官占見於舜則卜筮之用其來尚矣而此以三代明王為言者蓋五帝以往則質質則於卜筮宜略三王以來則文文則於卜筮宜詳以其詳故無非卜筮之用也於三王言無非卜筮之用則知五帝有非卜筮之用矣私褻事上帝者徇已所欲

之謂私交物無節之謂褻卜筮則於神明有所質於時日有所擇上帝天神也不及地示者以天神之尊尤不宜以私褻事之故不犯日月者守日月之常不敢犯而越之也不違卜筮之吉不敢違而戾之也若郊之用辛社之用甲是不犯日月也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不吉則卜下辛是不違卜筮也故先言日月而後言卜筮焉大事有時日即郊社之類是矣大事前期而定故其時日有常小事臨機而作故無時

日曰有筮則無卜可知小事有筮則大事有卜又可知且大事以時日為先故不言卜小事以時日為後故必言筮意各有主然卜雖主於大事而小事亦有時乎用卜大卜所謂凡小事涖卜是也筮雖主於小事而大事亦有時乎用筮筮人所謂凡大事先筮後卜是也凡特言卜則筮從之可知若所謂卜日卜牲則知其亦筮矣凡特言筮則卜不必從若所謂筮日筮賓則卜不必從矣要之大事以卜為主小事以筮

為主爾卜筮不相襲與外事用剛日内事用柔日並見曲禮解

馬氏曰傳曰聖人不煩卜筮聖人於事可以黙決之於心而不煩於卜筮也然則三代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者蓋不敢以私褻事上帝也祭義曰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與此同義龜動物也可以知象蓍植物也可以知數外事陽也而剛亦陽也故用剛日内事陰也而柔亦陰

也故用柔日以郊為外事矣而用辛以社為內事矣而用甲說者以天地至尊之祭不可同於外內其說似得之矣

山陰陸氏曰據此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外雖用剛日內雖用柔日猶卜筮也大事有無時日有卜小事有有時日無筮今其言如此蓋言大事薄小事也

石林葉氏曰蓍龜者天之神物故事上帝則用卜筮者神之也然而龜為象其應也圓蓍為數其靜也方

雖卜且筮亦不可相襲也

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鄭氏曰牷猶純也富之言備也以傳世之祿共儉者之祭易備也兆四郊之祭處也迄至也

孔氏曰以前明不違卜筮動合神明故此經明后稷祭祀福流後世以證成其義所引詩是大雅生民之

篇美成王尊祖配天也

藍田呂氏曰古之聖王先成民然後致力于神民和而神降之福泂酌之詩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蓋不得乎民心雖有牲牷禮樂齊盛之備神將不饗矣無害乎鬼神則神饗之矣無怨乎百姓則民歸之矣所以然者本於致敬而已故因卜筮而言后稷竭力於稼穡以共齊盛所以和於民者至則所以事於神者盡矣詩曰恒之秬

秬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苟有誠信澗溪沼沚之毛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故后稷之祀竭力以共齊盛無非誠信之謂故易富也富之言備也其祀也永無罪悔而已此所以其辭恭其欲儉也以迄于今至于周推后稷以配天一用后稷之法故曰其祿及子孫

嚴陵方氏曰犧牲天産齊盛地産禮者威儀樂者節奏於物則有天産地産於事則有威儀節奏事物雖

盡苟或有違於龜筮焉又烏能幽無鬼神之害明無百姓之怨乎故先王之於祭祀不特卜日而又卜尸不特卜尸而又卜牲也違龜筮而百姓怨者書不云乎詢謀僉同鬼神其依則以鬼神依人而行故也鬼神有害則百姓有所怨可知鬼神有禍福故於鬼神曰害百姓有休戚故於百姓曰怨其辭恭則物雖薄而誠足以饗神其欲儉則物雖少而用足以行禮此祀之所以易富也且恭則不侮儉則不奪不侮則無

害乎鬼神可知不奪則無怨乎百姓可知若是則幽無鬼責明無人非德之盛也盛德必百世祀故其祿及子孫不亦宜乎外則其辭恭則其心敬可知内則其欲儉則其用節可知矣

石林葉氏曰牲牷親卜之禮樂親序之粢盛親供之明薦以德則無害於鬼神故祭則受福無怨乎百姓故得其驩心然先鬼神而後百世者亦以祭祀為主

南豐曾氏曰自后稷肇祀以前前後相承兢兢業業

唯恐一有罪悔獲戾于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世如此也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太廟

鄭氏曰威敬言其用之尊嚴天子無筮謂征伐出師若巡守也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春秋傳曰先王卜征五年歲襲其祥守筮守國之筮國有事則用之道以筮者始將出卜之道有小事則用筮諸侯入他國

則不筮不敢問吉凶於人之國也諸侯受封於天子因國而國唯宮室欲改易者得卜之耳天子不卜處太廟卜可建國之處吉則宮廟吉可知

孔氏曰大人謂天子所主之器當威嚴敬重不可私褻於小事雜用也饗時則用燕則不用也道以筮道謂出行於道路之上也鄭知無筮謂出師廵守者以前云外事用剛日内事用柔日據在國諸事今此云無筮又云道以筮又云諸侯非其國不以筮皆據將

欲出行及在道之事下云道以筮則無筮是未在道故知征伐出師若巡守欲發時也天子大事不徒用筮而已兼用卜也故簭人云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此云無筮無徒筮耳不謂全無筮也

橫渠張氏曰諸侯適他國唯卜寢宅而已不卜處大廟舍諸侯祖廟爲常故不卜

藍田吕氏曰如天子無筮敬則用祭器則龜與祭器皆大人之器大人所主之器當威嚴敬重不可私褻

於小事故大事則不筮小事則不卜朝聘之饗昏冠之醴醮皆用祭器燕則不用也天子無筮者天子體尊在國中有事皆卜而不以筮至于巡守征伐在道則以筮蓋以龜當敬而不可褻也故曰天子道以筮諸侯甲於天子在國中居守有事則筮降於天子之用龜也至于出竟則不筮蓋不敢問吉凶于人之國且辟天子也故曰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小宗伯云凡建國左宗廟右社稷則宗廟有定位雖天子不卜唯

宅寢室則卜之蓋寢室無人君之居不可以不敬以求祐于天故必卜

嚴陵方氏曰戚之則不敢玩敬之則不敢褻若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乗車則下是也天子無筮者非無筮也以守大事之卜為稱在小事之筮不足以有為也故諸侯有守筮者非無卜也以不足於大事之卜其所有而守之小事之筮而已為其降於天子故也下云天子道以筮則天子非無筮也明矣又云諸

侯作宅寢室則諸侯非無卜也明矣天子道以筮者以其在道遽於事而不暇卜故也卜宅寢室者諸侯受封乎天子唯宫室欲改易者得卜之以其於事為大故也

山陰陸氏曰無筮無守筮也不言守者非所以威敬天子諸侯亦不皆守筮有時守焉道以筮者道之以筮所謂先筮而後卜諸侯適人之國雖不用筮其所宅寢室猶卜天子不卜處太廟言若天子適諸侯則

舍其寢廟不卜也

石林葉氏曰大人以事業言其事則所守者止於恭畏而已天子在道既以筮則在外也不可以無筮諸侯在内以守筮則其於國也亦必用筮至於大廟之位其與社稷為左右皆有常所也故不用卜卜其吉凶可也

四明沈氏曰儼然人望而畏之有九鼎大吕之重此大人之器也威武貧賤富貴不懾不屈不淫周公用

周奠枕皇皇孔子用魯齊歸侵疆道愈大者其志愈大志愈大者其用愈大管仲之器至於童子羞稱曾子羞比

江陵項氏曰天子無筮以下語多交互難通當為之解曰諸侯非其國不以筮筮чтобы不出國是以有守筮天子所在為家雖在道亦以筮故無守筮凡為宮室者寢室宅其中宗廟處左卜室者卜其中而已中定則左右可知故但卜寢室之所宅不卜宗廟之所處

雖天子之廟無卜也諸侯以下可知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鄭氏曰敬則用祭器謂朝聘待賔客崇敬不敢用燕器也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上之於下以直則下應之以正不褻慢也

孔氏曰鄭註以朝聘用祭器其實冠昏亦不用燕器也故左傳稱魯襄公冠季武子曰君冠必以祼饗之

禮行之是用祭器也

橫渠張氏曰以聖人之智非不能爲後之器皿須要作籩豆簠簋以祭欲不便於褻用也若褻用則自有燕器唯是大賔客至敬則用祭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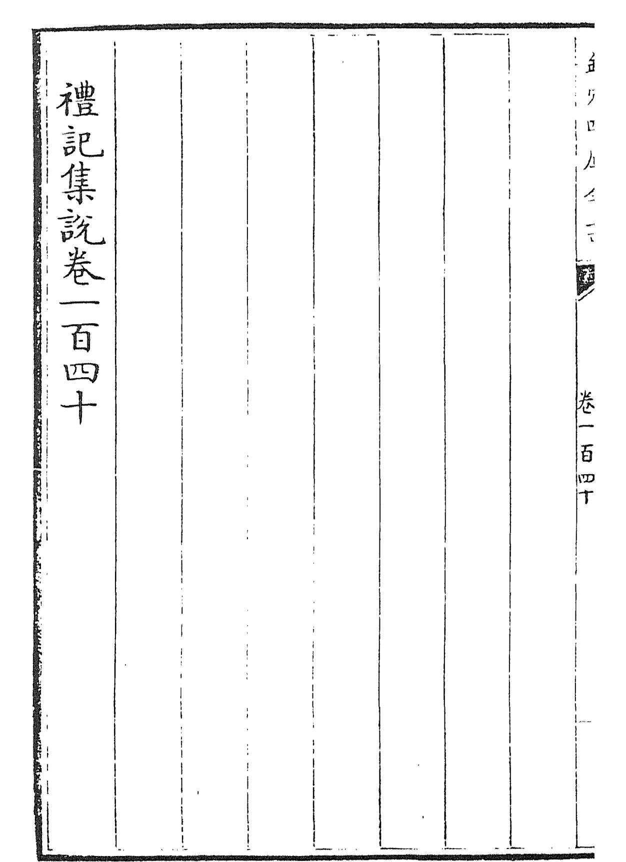
藍田吕氏曰君子之事天地鬼神與事其君長其敬一也故敬則用祭器以事鬼神之敬敬之敬之至也敬則用祭器則私褻之用皆以燕器如敦牟巵匜之屬是也不廢日月者事其君長各有日月如歲之有

朝覲宗遇一日之有朝夕不敢廢也不違龜筮者欲見其君長及其所貢獻皆卜筮而後進也事天地神明言不犯日月者以有素定之日而犯者他祀之卜日不可犯也此云不廢日月亦有素定之日當行之而不可廢也如此則上之待下下之事上莫非敬也故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也

嚴陵方氏曰祭器所以事神燕器所以事人以事神之禮事之則敬可知也不廢日月不違龜筮凡以致

敬而已故推此道則臣足以事其君幼足以事其長故曰以敬事其君長上不瀆於民者不為民所瀆也下不褻於上者不為上所褻也

延平周氏曰冠昏人道之始君子之所致敬故用祭器



禮記集說卷一百四十

謹案第八頁前七行自六五而下刊本六訛九據易爻象改

第十一頁前四行此止以士言者刊本士訛事今改

第十五頁前四行故曰盜言孔甘刊本曰訛言據義疏改

第十七頁前二行稱人之美則爵之監本美作善

第十七頁後四行皆相與為昏禮而不終也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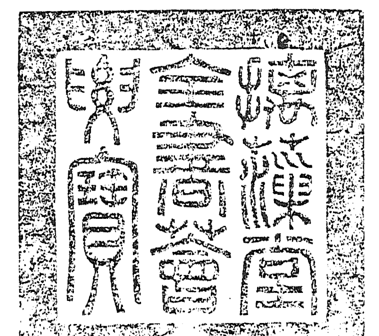
終訛忠據義疏改

第二十一頁後七行固不為誣也刋本固訛因今改

第二十二頁前六行豈君子乎刋本豈訛則今改

第三十五頁前二行昏冠之醴醮刋本醴訛禮今改

第三十七頁後二行是以不廢日月刋本月訛用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楊邦彦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四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二百六十九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四十一　宋　衛湜　撰

緇衣第三十三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緇衣者善其好賢者厚也緇衣鄭詩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陸氏曰劉瓛云公孫尼子所作

藍田呂氏曰此篇大旨言為上者言行好惡所以為民之所則倣不可不慎也篇中有好賢如緇衣之言

故以是名篇

長樂陳氏曰緇衣朝服也衛武公父子並為周司徒國人宜之故為之製緇衣焉其詩之辭每章而每加者以明善善而無已也人君好善如是則人將輕千里而來矣是則緇衣之善豈特當時以為宜而天下後世亦宜然也故記者取詩以名篇

新安朱氏曰緇衣兼惡惡獨以緇衣名篇者以見聖人有心於勸善無心於懲惡也

嚴陵方氏曰此篇凡二十四節大抵多明人之好惡人之所宜好者莫如賢所宜惡者莫如惡緇衣好賢之詩也經正引此故以名篇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鄭氏曰言君不苛虐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

孔氏曰此篇凡二十四章唯此云子言之餘皆云子曰篇首宜異也君上以正理御物則臣事之易臣下無姦詐則君知其情易也此篇題緇衣而入文如此

者欲見君明臣賢乃可服緇衣也

藍田呂氏曰孔子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為上易事者以好信故也為下易知者以莫敢不用情故也上不務信以機心待民則民亦以機心報上上下之交機心相勝姦生詐起法令不得不多不正其本而齊其末則犯者莫之勝禁欲刑之不煩不可得矣

長樂陳氏曰為人君止於仁故易事為人臣止於忠故易知上以仁待下下以忠事上則刑不煩者固其

宜也苟為上者不以仁恕下依勢作威而下有難事之勞為下者不以忠衛上匿情詐行而上有難知之病此刑所以日滋也

長樂劉氏曰上難事則下難知上易事則下易知好惡悖於正喜怒失其常於是有匿其誠信以為容悅者屈其忠直以為阿諛者包其禍心以為詐偽者苟可以罔上而免其咎罰者奚所弗至哉為下如是可謂難知也

石林葉氏曰君以恕使人而易事臣以忠事君而易知則刑之所施者簡故不煩

廬陵胡氏曰上難事則必淫刑以逞下難知則懷姦罔上之獄煩矣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鄭氏曰緇衣巷伯皆詩篇名也緇衣首章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巷伯六章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其惡惡欲其死亡之甚也爵不瀆者不輕爵人也試用也咸皆也刑法也孚信也儀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無不為信者也文王為政克明徳慎罰孔氏曰此一節明好賢惡惡賞罰得中則為民所信緇衣詩鄭風美桓公武公詩巷伯刺幽王之詩瀆濫也愿慤也末所引詩大雅文王之篇諫成王之詩

藍田呂氏曰子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上之所以示下下之所以從上唯好惡而已雖有好善之迹而無誠好之心則雖賞不勸雖有惡惡之迹而無誠惡之心則雖刑不懼蓋誠心不至則好惡不明好惡不明則民莫知其所從違如此而欲人心之孚天下嚮風難矣緇衣美鄭武公之詩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緇衣者武公所為周家卿士之服也武公之為卿士國人宜之其愛之之深欲武公長

為卿士雖衣見其敝我將改為館之食之唯恐其去好賢之至者也巷伯寺人傷於讒之詩惡惡之至者也好賢必如緇衣之篤則人知上之人誠好賢矣不必爵命之數勸而民必起愿心以敬上矣故曰爵不瀆而民作愿惡惡必如巷伯之深則人知上之人誠惡惡矣不必刑罰之施而民畏服矣故曰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蓋文王之德好惡得其正而一出乎誠心故為天下之所儀刑德之

所以學於下也

嚴陵方氏曰若卷阿之求賢則好賢非不誠矣巧言之傷讒則惡惡非不至矣此止言緇衣之好賢特諸侯爾以諸侯好賢若是之誠況於王天下乎巷伯之惡惡特寺人爾以寺人之小臣惡惡若是之至況於卿大夫乎此所以特引二詩而明之也觀緇衣之詩始言敝予又改為中言又改作卒言又改造蓋其好賢之禮有隆而無殺也玆非好賢之誠乎巷伯之詩

先之以投畀豺虎繼之以有北終之以有昊葢其惡惡之心有加而無已也茲非惡惡之至乎好賢必人人而爵之則爵有所不勝勸惡惡必人人而刑之則刑有所不勝威唯如緇衣之好賢爵雖不瀆而足以使之作愿如巷伯之惡惡刑雖不試而足以使之咸服不瀆者未至於不試也葢爵所以勸特在乎無所瀆而已刑所以畏必期乎無所用焉作愿則其愿由好賢之所興咸服則其服由惡惡之所感作猶詩作

人之作咸猶易咸亨之咸
馬氏曰爵所以致好而使民遷善之具刑所以致惡而使民遠罪之具好賢之至則致好之具亡而民自遷於善矣惡惡之至則致惡之具亡而民自遠於罪矣
石林葉氏曰緇衣好賢之至也好之至則民自勸而爵不瀆巷伯惡惡之至也惡之至則民自懲而刑不試然孔子嘗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此言作愿者蓋

季康子所問者民服而已此别而言之作愿者言其勸之于内也

廬陵胡氏曰人莫不有好惡也而好惡得其正者寡矣緇衣好得其正巷伯惡得其正故舉大雅儀刑文王為言文王好仁而仁興克明德慎罰其好惡之正如此

子曰夫民敎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敎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

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鄭氏曰格來也遯逃也涖臨也孫順也甫刑尚書篇名匪非也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為法于是民皆為惡起倍畔也三苗由此見滅無後世由不任德

孔氏曰此一節明教民以德不以刑也論語云有恥且格甫刑即吕刑也春秋有吕國而無甫侯吕即甫也

藍田吕氏曰德以道其心使知有理義存焉禮以正其外使知有所尊敬而已知有理義知所尊敬則知所以為善為不善然後其心知止於是而不欲畔而之他也不善之名雖愚不肖者恥之如使民心知所以為善不善則畔而之他者衆人之所恥衆人之所

恥雖愚不肖者亦將不欲為矣此孔子所謂有恥且格格者正也政者所以禁民為非刑者所以懲民之為非禁也者非能使之知不善而不為亦強制之而已懲也者非能使之知恥使之知畏而已故民非心悅而誠服欲逃其上而不可得此所以有遯心孔子所謂免而無恥者也德禮所以正其本本立則末不足治政刑所以齊其末苟無其本則法不足以勝姦我待之以愛則彼必親我待之以信則彼必不倍我

待之以恭則彼必能遜此人情之常然况君民之間乎故子愛恭信亦以德示之而已恭以涖之亦以禮先之而已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蓋高辛氏之末諸侯之國有三苗者民不用上之命君無德以敎之惟制以刑作五虐之刑謂殺戮及劓刵椓黥也民愈為惡德不可止遂至于絶其世書所謂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又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無

世在下是也

馬氏曰德者所以養人於中而在外有不正則又以禮齊之此順其性命之理而善養人也故民有格心政者所以率人於外而内有不從則又以刑齊之此逆其性命之理而以力服人也故民有遯心先王之為治亦未嘗廢其刑政者蓋有德禮以為本而以刑政為之助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言愛之如子則民親之如父母矣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

有遯心者與夫上好信則民用情上好禮則民易使同意也

石林葉氏曰德禮者化民之本也使其自服故有格心格言其至也刑政者治民之末也強其必從故有遯心遯言其藏也心藏於內而外服之迫之以刑政之嚴而已子以愛之信以結之所謂教之以德也恭以涖之所謂齊之以禮也德不止於一故有仁有信禮則恭而已矣

嚴陵方氏曰子以愛之性也信以結之情也恭以涖之行也

金華應氏曰書云苗民弗用靈靈善法也令引弗用命命當作靈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

之孚下土之式

鄭氏曰不從其令言民化行不拘於言甚者甚於君也民之從君如景逐表遂猶達也言百姓傚禹為仁非本性能仁也孚信也式法也皆言化君也

孔氏曰此一節申明上文君為民表不可不慎上有其善則下賴之百姓以仁遂言仁道達于內外禹之百姓豈必本性盡有仁道由禹之所化也引小雅節南山之詩以證民之法則於上引甫刑以證上有善

行賴及於下引大雅下武之詩證君有善與下為法式也

藍田呂氏曰國之風俗一出於上之好惡好惡之發其端甚微其風之行或至于不可止其俗之成或至于不可敗此不可不慎也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蓋上之所好利必從之上所不好害必隨之盜雖小人未有舍其所利而趨其所害故上有好貨之君則下必有盜賄貨之民其勢然也

君者民之表也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非他唯上所好而已故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非百姓之盡仁以禹好仁故民從而仁爾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者言民無恒心瞻視上之所為以為之法而已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上好善則民皆蒙賴其善也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成就王道所以信于天下則天下莫敢不信以為法也三者引取詩書之言皆以證上之人所好下視之以為法不可不慎也

嚴陵方氏曰論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此從其所行之謂也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之謂也禹欲百姓之仁而已及百姓之興仁亦遂上之所欲而已故以遂言之也

馬氏曰令者令之於民行者行之於巳其所行者若此其所令者如彼民不從其若彼之令而從若此之行則是上之好惡下之所取以為正而不可以不慎

也故曰是民之表令民而使作愿則民未必作愿令民而使之服則民未必咸服唯好賢如緇衣則爵不瀆而民作愿惡惡如巷伯則刑不試而民咸服所謂從其所行而不從其所令也

石林葉氏曰王者必世而後仁爲繼亂言之也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爲繼治言之也繼治而化之者易非必盡仁則亦鮮而已民具爾瞻言其位也兆民賴之言其德也下土之式言其化也居其位而有其

德則民之化之孰有不遂於仁乎

長樂陳氏曰言之化人也淺故不從其所令行之感人也深故從其所行故好惡出于正則彼皆從而正好惡出於非則彼皆從而非猶表端而影端表枉而影枉也故爲民之表　又曰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所以仁鬼神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所以仁天下故其立也止於三年之一變百姓皆以仁遂焉然豈必盡仁道哉特效上爲仁而

已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敎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

鄭氏曰章明也貞正也民致行已者民之行皆盡已心梏大也直也

孔氏曰此一節賛結上經在上行仁之事上好仁則下皆為仁爭欲先他人為君者當章明已志為貞正

之教尊敬仁道以子愛百姓則民致盡行仁之意以說樂其上矣所引詩大雅抑刺厲王之詩證上有其德下所從也

藍田吕氏曰仁者之於天下無一物非吾體則無一物忘吾愛故好仁者子愛百姓不足道也苟有是心則憯怛之愛結於民心如草上之風必偃其從之也輕矣所謂為仁争先人者得其良心之所同然靡然嚮風日用而不知者爾章志者明吾好惡以示之貞

教者立不可易之道以教之所示所教者尊仁而已好仁惡不仁吾所以示之也明人倫於上教之使順不使之不順此吾所以教之也所謂民致行已以悅其上如子從父母之命盡心力以奉之不忍違也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梏字如桎梏其音為覺詩大雅之文則正為覺蓋假借之文也覺明也明吾德以示之教之此四國所以順也覺之為義有所悟之謂如先覺後覺覺悟則明矣故可訓為明先儒訓大也直

也未詳其義

長樂陳氏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上誠好仁以表之矣則下之人各勉其性之所有而爭先人以為仁謂之爭先人者以言其敏於為仁故也長民者在我之志章而不匿在人之教貞而不回章志貞教而所主在於尊仁以子愛百姓民懷其仁故近者謳歌而樂遠者竭蹶而趨其致行已之志以說其上者宜矣覺出於性而非偽故覺為直有覺德行而四國順之則

民致行已以說上之意也謂之好仁又謂之尊仁者好出於中心尊則因仁之尊爵而尊之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言下效上以其仁也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言下歸上以其仁也

馬氏曰爭先人而謂之仁者蓋當仁不讓於師也

嚴陵方氏曰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茲非上好仁乎民致行已以說其上者茲非下之為仁爭先人乎梏當作覺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

鄭氏曰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綍引棺索也游猶浮也不可用之言也危高也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言行相應也淑善也愆過也言善慎女之容止不可過於禮之威儀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王者出言下所傚之其事漸大不可不慎意與前經同也綸麤於絲綍麤於綸鄉置有秩鄉小署嗇夫有秩嗇夫職同但隨鄉大小故名異耳所佩則同張華云綸如宛轉繩尊大之人不可倡道此浮游虛漫之言恐人依象之

藍田呂氏曰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況於天子者乎生於心則形於言形於言則發於政所出之言仁矣則發為仁

政也天下被其澤矣所出之言暴矣則發為暴政也天下受其弊矣所謂如絲如綸如綍言其端甚微其末甚大也綸綬也大於絲矣綍大索也大於綸矣大人者王公之謂也游言者無根不定之言也易繫辭曰誣善之人其辭游誣罔善人舉非其實所以無根不定也為人上者倡之以誠慤篤實之言天下猶有姦欺以罔上者苟以無根不實之言倡之則天下蕩然虛浮之風作矣可不慎乎可言而不可行過言也

可行而不可言過行也過言者窮高極深絶類離倫自以為高明博大然人倫不察庶物不明要之卒不可行於世無用之空言而已此君子所以弗言也過行者可行之一時不可以有繼可行之於已不可達之於天下如曽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七日墨子生不歌死不哭要之不可言之以為法於後世獨行之高行而已此君子所以弗行也如此則言行不越乎中民將效之言不敢高於行言之必可行也行不

敢高於言必為可繼之道也詩云淑慎爾止不諐于儀為人上者當善慎其容止不過於先王曲禮之儀引以證言行之不可過也

長樂陳氏曰物之在天下始於微而必大者皆然惟綸有衣被人之功而王之言足以衣被萬物而經綸天下之道在是焉故以綸言之游則無所歸也與易所謂誣善之人其辭游同言欲當實而已況大人而可以倡游言乎或言王或言大人皆以業言之也可

言而不可行非所謂顧行之言也無稽之言而已故君子弗言可行而不可言非所謂顧言之行也茍難之行而已故君子弗行君子之言行適於中民皆效之故言當於行而無過高之言是以言不危行行當於言而無過高之行是以行不危言凡物非中而過高則危故危之為義如此淑慎爾止不僭于儀善謹爾之容止而不過於儀則性行之意也

嚴陵方氏曰王以位言大人以道言其出如綸則有

位者之事故曰王不倡游言非有道者則不能也故曰大人下又言君子弗言弗行者以見在上在下皆當如此也君子則兼上下言之可言不可行即游言也可行不可言者亦過行也

馬氏曰夫可言不可行君子不言也則民言顧行而言不危行矣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行顧言而行不危言矣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

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鄭氏曰禁猶謹也稽猶考也議也話善言也緝熙皆明也

孔氏曰此一節亦賛明前經言行之事所引詩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也言謹慎爾之所出善言以為政教恭敬爾之威儀此引證言慮其所終也又引大雅文王之篇言穆穆然美者乃是文王於謂嗚呼言徳嗚

呼光明乎又敬其容止此引證在上當敬其言行也

横渠張氏曰君子於民導使為德而禁其為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

藍田吕氏曰非理則不言所以導民使之循理也非法則不行所以禁民使之行法也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爾矣如必責其言之所終則安敢易乎故進取於善者考其行而不掩猶不免於狂況不在於

善者乎故曰言必慮其所終墨氏兼愛楊氏為我原其設心之初以為道在乎是天下之善無以易此豈欲為無父無君之行哉然卒至於無父無君者積靡其敝不至於是則不止也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合於聖人其風之末猶為隘與不恭則立心之端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可不慎哉故曰行必稽其所敝言必慮終行必稽敝上之人所以導民禁民者也謹於言而慎於行民之所以從上者也詩云慎爾出話敬

爾威儀言上之言行不可不慎也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言文王之威德亦不越敬其容止而已矣

長樂陳氏曰言以明理所以通彼此之情而達之也故道人以言行出於正而率以正則彼莫敢為非也故禁人以行孔子於空空之鄙夫則叩兩端而竭焉所謂道人以言也為魯司寇而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竟而徙所謂禁人以行也君子道人以言故言

必慮其所終禁人以行故行必稽其所敝言矢於口易為口禍故欲慮慮者防患之思也行本於人為而有美有惡故欲稽稽者疑而考之也言以應物終而始始而終故言慮其所終形涉於迹久必稽其所敝民是以知言之為可謹而不敢縱行之為可謹而不敢忽也詩曰慎爾出話慮其所終之意也穆穆敬也美也天子之容也緝而熙之使久續而廣之使遠則文王以德為行故也

嚴陵方氏曰書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道人以言之謂也孝經曰示之好惡而民知禁禁人以行之謂也

馬氏曰民之愚君子則以言道之使之知所向民之肆君子則以行禁之使之知所止道人以言故言必慮其所終禁人以行故行必稽其所敝蓋因其發言之始而慮其所終當其制行之新而必考其所敝言由中出故言慮行自外作故言稽

石林葉氏曰言以開示天下故道人行以率勵天下故禁人可行於已不可達於人則有窮故慮其所終則民亦謹於言可行於今不可傳於後則有偏故稽其所敝則民亦慎於行

建安真氏曰道人以言者謂以言辭命令開導而誘掖之也然言可以導人之善而不能禁人之不善禁人之不善其必以行乎蓋天下之理有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已無不善之行雖不禁人人自從之已有

不善之行雖欲禁人人必違之故空言不可以禁人惟實行乃足以禁人也夫言出於口至易也然不慮其所終則一言之過貽患將不勝救行出於身亦至易也然不稽其所敝則一行之差流禍或至於無窮不善者固不足言善矣而慮之不深稽之不遠未有不反而為不善者也老莊非善言乎其終為浮虛之害夷惠非善行乎其弊有隘不恭之失况尊居人上言行所關安危自出故必謹之審之而不敢苟則民

亦從其化而不茍於言行矣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

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

周萬民所望

鄭氏曰貳不壹也章文章也忠信為周

孔氏曰從容有常謂舉動有常度壹謂齊一不參差

引詩小雅都人士刺幽王之詩君臣衣服無常詩人

引彼明王之時都邑之人有士行者服此狐裘黄黄

然行歸忠信萬民所以瞻望以法則之

藍田呂氏曰此章明言長民者言容止民所觀望則而象之惟其不貳有常則民心不疑而徳歸於一矣

周人衣服無常此都人士之詩所以刺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故其效至於民徳歸一也

馬氏曰長民者言處於人之上也處人之上不唯其行不可以無常而其形於衣服容貌之際亦不可以

無常然後民望其容貌而其德歸於一彼都人士狐裘黄黄服其服也其容不改文以君子之容也出言有章遂以君子之辭也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實以君子之德也

長樂陳氏曰民德之不純常生於奇衺而奇衺之作常兆於衣服之不一長民所以率民而先之也衣服不二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德由之而一也都人古之長民者也士則長民所齊而成之者也狐裘燕居之

服也狐之為物利以止不利於有為狐裘用之以燕居黄黄言其色也燕居之服猶且致一如此則其出而齊民可知矣此民德歸一獨在於此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鄭氏曰志猶知也吉當為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咸皆也君臣皆有一德不貳則無疑惑也

孔氏曰可望而知謂貌不藏情望見其貌則知其情可述而志謂臣下率誠奉上其行可述敘而知伊尹告太甲故稱尹告咸有一德篇是也引以證君臣不相疑惑曹風鳲鳩刺曹君之詩言善人君子其儀不有差忒引以證一德之義

藍田呂氏曰可望而知可述而志皆謂德歸於一而無二三也所謂一者理義而已人心之所同然者也為君則仁為臣則忠為子則孝為父則慈與人交則

信乃所謂一是故君臣之所為雖不同同歸於是理

故可望而知可述而志可望而知者不言而喻也可

述而志者可稱述而志之於書也若上有深阻難測

之意則雖言而未喻下有隱匿不忠之情則雖言不

可信况於志乎此君臣上下所以交相疑惑欲同心

於為治難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言君臣

之德皆一也其儀不忒亦言歸於無差忒也

長樂陳氏曰上以情待下故為上可望而知下以情

事上故為下可述而志謂之望而知者望其趨舍而足以知其情也謂之述而志者述其功業而足以志其情也為上可望而知則君之於臣無可疑之行故君不見疑於其臣為下可述而志則臣之於君無可惑之事故臣不見惑於其君鄭氏以吉為告蓋伊尹告湯之辭以為伊尹之與湯皆有一徳而無異情君臣有一徳此君所以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也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則亦一徳之意也

馬氏曰為上可望而知者蓋上以誠而接下為下可述而志者蓋下以誠而事上上以使下下以事上皆以誠則君臣之間有同而無異故君不疑於其臣臣不惑於其君而其德一也

山陰陸氏曰可望而知言表裏如一可述而志言先後如一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

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卭

鄭氏曰章明也癉病也難知有姦心也淫貪侈也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儀當為義言臣義事則行也重猶尚也援猶引也引君所不及謂必使其君如堯舜煩所不知謂必使其知慮如聖人也上帝喻

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癉病也此君使民惑之詩匪非也卭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唯使王之勞此臣使君勞之詩也

孔氏曰此明君臣各以情相示則各得其所有善以賞章明之有惡以刑癉病之引詩小雅小明刺幽王之詩證民情不貳爲正直之行君上多疑貳則百姓疑惑下懷欺詐則在上治之勞苦也不重辭不尚虛辭也臣下不援引其君行所不能及之事不煩亂君

所不知之事則君不勞苦上帝板板大雅刺厲王之詩匪其止共小雅巧言刺幽王之詩也

藍田呂氏曰合於理則為善不合於理則為惡明之斯好之矣癉之斯惡之矣善居其厚惡居其薄此所以示民厚也好善惡惡則民一歸於理義此民情所以不貳也靖共爾位好是正直此言居位者惟正直是好則所好出於理義民德所以壹也此篇之首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又曰為上可

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此文云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反覆言此者蓋君臣上下之際苟非同心同德一歸於理義則上下暌乖欲政行而事治未之有也故極言上之好惡言行所以示其下者一德而已章好者明吾所好唯禮義而已非他好也慎惡者慎吾所惡唯非理非義而已非他惡也所好未必理義則君好可疑欲以化民成俗難矣所惡未必非理非義則君惡可疑欲民之不淫難矣使民

惑上之好惡而莫知所從非所以示民也臣之事上非禮不行故曰儀行所行一出於禮義非有隱匿詐偽之情故曰不重辭不重辭者理直而不必多言以自解之也以君之力所不能及而援其君則君難從以君之智所不能知而煩其君則君難聽徒爲難從難聽勞其君而無益非所以事君也上帝板板下民卒癉板板反也上帝以況王者也王者反覆二三其德則民莫知所從而病矣此證上人疑則百姓惑也

匪其止共惟王之邛邛病也爲臣者事君不止於恭敬而援其所不及使君病其不能煩其所不知使君病其不知此證下難知則君長勞也

長樂陳氏曰惟民生厚則性之本未嘗不善也因物有遷而習於惡則惡者其僞也有國者知民性之有善而移於所習然後爲惡故爲善則章之使民知善之可爲爲惡則癉之使民知惡之可避以示民有生厚之善則民致一於善而歸厚矣是以民情不貳靖

共爾位好是正直則章善之謂也疑則不明矣上之人明道以示民然後民知所視效令則疑而不明民何所視效乎此百姓以之惑難知則隱矣下之人竭情事上而無隱然後君逸於聽察令則隱而難知君安能逸於聽察乎此君所以勞也

嚴陵方氏曰章善而著之惡者恥其不若則惡者病矣夫不待刑罰而能使惡者知恥則為上者之用心厚矣則民其有攜貳之情乎示民不以信則為上之

人可疑百姓其有不惑乎事君不以忠則為下之人難知君長其有不勞乎章其所好之善故足以示民而成俗慎其所惡之惡故足以御民而不淫若是則上無可疑而民不惑矣臣有可儀之行而所重者不在乎辭君之所及者道而所不及者事故於所不及者則不援之使及君之所知者本而所不知者末於所不知者則不煩之使知若是則下無難知君不勞矣

馬氏曰好是正直者章善之謂也君德之不一故曰上人疑上人疑則非所謂可望而知也故百姓惑臣德之不一故曰下難知下難知則非所謂可述而志也故君長勞主道利宣不利周利明不利幽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吾之所好在善而遷善以成俗慎惡以禦民之淫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吾之所惡在惡而淫僻之行有所不敢為故民不惑矣臣儀行言當其義而行不重辭者不以浮華

之辭為尚蓋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也

石林葉氏曰善者蔽惡者進則民疑故有國以示民厚者異於此上以誠示人則百姓雖賤可以無惑下以姦罔上則君長雖尊亦必至於勞示之以好惡而使知禁則民無惑矣以行為法而不重辭則君不勞矣

廬陵胡氏曰上懐疑則民惑於好惡下不易知則君勞於聽察故君當明好惡以示民臣不可強君以所

難知難行之事鄭謂不援所不及不必使其君所行如堯舜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又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謂堯舜為不可及不可也謂不必使其君如堯舜亦不可也鄭氏誤矣

黄氏曰臣儀行不重辭君上能章好慎惡則臣下儀象其上崇貴德行而不重辭華也不援其所不及者謂賢者在位皆守廉讓不貪祿競位無躁求之義也不煩其所不知者謂各司其職而思不出其位之義

也臣下如此則君上不勞而治矣

山陰陸氏曰行不重辭禮辭而已禮辭臣之儀也即

應固辭固辭然後爲義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

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

刑曰播刑之不迪

鄭氏曰言政教所以明賞罰康康叔也作誥康誥甫

刑皆尚書篇名也播猶施也不行字迪道也言施刑

之道

孔氏曰此一篇明慎賞罰之事賞罰不中則勸懲失所君上不可輕褻之周公作誥告康叔云女所施刑罰必敬而明之甫刑穆王戒羣臣言所爲監者皆是伯夷布刑之道引之者證重刑之義　皇氏曰言在上政令所以不行教化所以不成者秪由君上爵祿加於小人不足勸人爲善刑罰加於無罪之人不足恥其爲惡賞罰失所故政不行教不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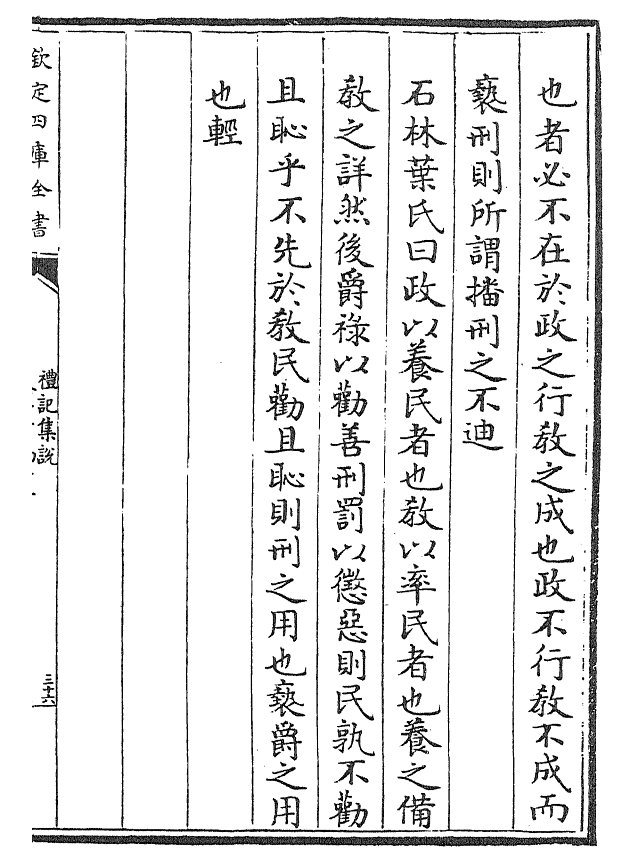
藍田呂氏曰爵祿不足勸善刑罰不足恥小人此之謂褻刑輕爵失君人之道矣上言好惡此言爵祿刑罰蓋好惡本諸心爵祿刑罰施於政心術不正則政刑從之不可不慎也敬明乃罰播刑之不迪言用罰不可不敬施刑不可不循其道也

馬氏曰政教者爵祿刑罰之本爵祿刑罰者政教之一端政已行教已成則期命辯說之已久天下曉然知善惡之所在故加之爵祿曉然知善之可勉加之

刑罰曉然知惡之可恥世衰道微政教不立雖加以爵賞而不足勸加以刑罰而不足恥葢不知善惡之所在故也當此之時為上者不可以褻刑而輕爵賞以政教先之也敬明乃罰言先敬明其德而後乃罰之賞罰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之也古人有之故三代之賞罰未嘗廢非所以先之故九變而後賞罰可言

長樂陳氏曰政之不行教之不成則上失其本而區

區於爵祿刑罰之末則人將有不從者矣故雖爵祿之禁人情所甚欲也且不足以勸其為善刑罰之威人情所甚惡也且不足以懲其為惡爵祿不足勸則輕爵以予人猶無益也故上不可以輕爵刑罰不足懲則褻刑以加物猶不足禁也故上不可以褻刑敬明乃罰者敬以致其謹明以致其察則不可褻刑之意也播刑之不迪書以為播刑之迪迪之為言道也先王之於人道之而弗率然後加刑焉是則用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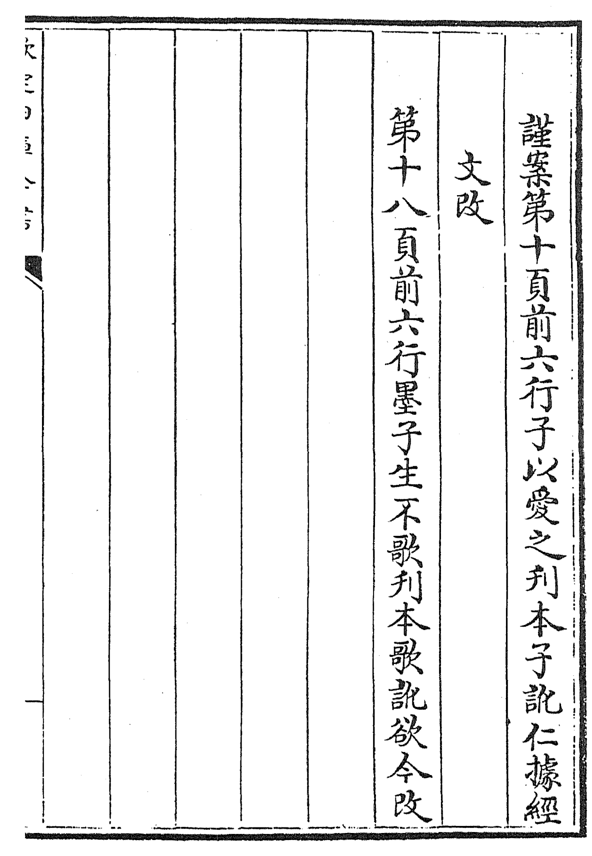




也者必不在於政之行教之成也政不行教不成而褻刑則所謂播刑之不迪

石林葉氏曰政以養民者也教以率民者也養之備教之詳然後爵祿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則民孰不勸且恥乎不先於教民勸且恥則刑之用也褻爵之用也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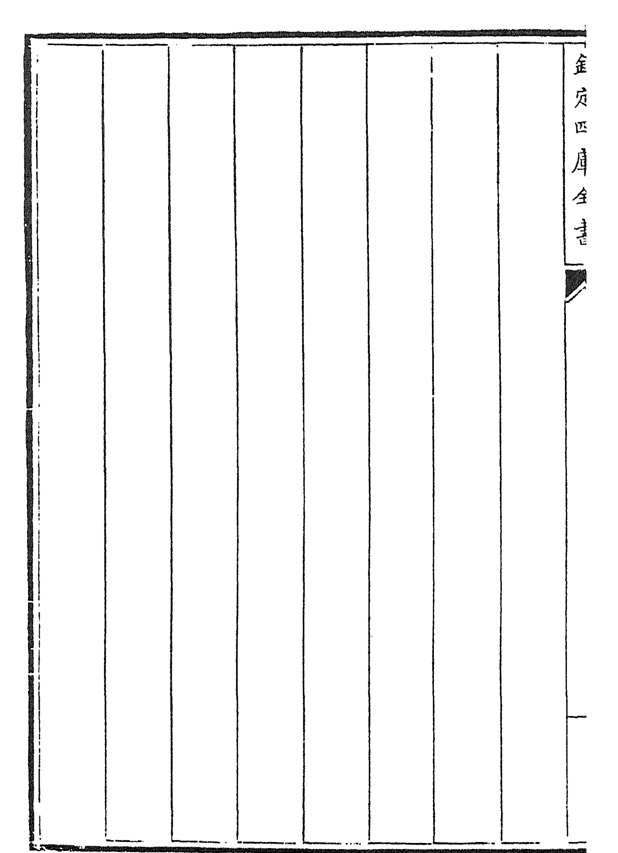
禮記集說卷一百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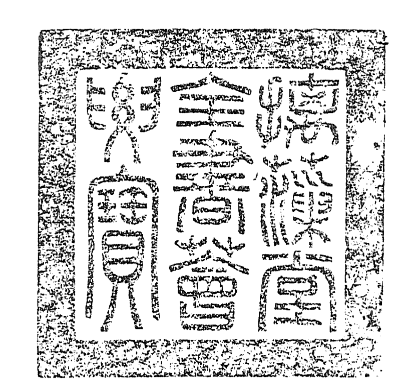




謹案第十頁前六行子以愛之刋本子訛仁據經文改

第十八頁前六行墨子生不歌刋本歌訛欲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楊邦彦